

约翰·伯格 著 黄华乔 译

约定

keeping a rendezvous | John Berger

伯格的一图一世界，观看背后的思索交织时空全域的追寻，
在彼此的回忆与经验中相会，故事从约定开始。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 约翰·伯格 著 黄华侨 译

约定

keeping a rendezvous | John Berg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KEEPING A RENDEZVOUS

Copyright © 2005 by John Berg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 Berg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8-13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定/(英)伯格著;黄华侨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633-9071-7

I. 约… II. ①伯…②黄… III. 散文-作品集-英国-
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813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芦城工业区创新路3号 邮政编码:100071)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5 字数:150千字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致读者

我去过很多地方。我活过一些年头。现在，我把那些关于信守约定的故事，编述一集。（未能赴约的情形，构成了另一个故事。）每段叙述都从一幅图像开始，这些图像唤起了对相会之地的回忆。有些地方可能难以在地图上找到，另外一些或许可以。当然，所有这些地方，都曾为其他旅行者探访过。我希望，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以前来过这里……

目 录

矿 工	005
每当我们说再见	011
持有之物	027
一坨屎	039
母 亲	047
送给伊索的一个故事	057
理想宫	091
奥兰多·勒特里尔 1932-1976	103
意象巴黎	111
一种分享	121
农民的基督	133
一个专业秘密	141
一头熊	153
人猿剧场	159

幼年 177

裸体的反面 187

一个家庭 195

纸上素描 207

它能跑多快？ 219

性敏感区 231

消失在拉斯角 241

异样的回答 249

精神和操作人员 255

矿工

MINERS



英国矿工，Knud Stampe画



矿工，Solwei Stampe画

当正义事业被击败；当勇毅之士遭羞辱；当作业在井底和井架上的工人像垃圾一样被踩在脚下；当高尚被嗤之以鼻，法庭上的法官听信了谎言，而造谣中伤者却为他的造谣中伤换得酬劳，这酬劳足以养活一打罢工矿工的家庭；当警棍沾满鲜血的暴力，警察发现自己并未站在被告席上，反而上了荣誉榜；当我们的往昔被玷污，希望和奉献在愚昧而邪恶的微笑中被置之不理；当举家惶惑，以为当路者瞽于理性，一切请求皆视而不见，以致我们欲诉无门；当你逐渐意识到，不管字典里面有什么，不管女王说了什么，不管议会记者怎样报道，不管这个体制如何冠冕堂皇地掩饰其无耻和自私；当你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目的就是欺压民众、鱼肉百姓，他们企图破坏你的财产、你的技能、你的社区、你的诗歌、你的团体、你的家庭，只要可能，他们还要打断你的骨头；当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或者还会听到暗杀的时刻，法律许可的打击报复的时刻，在脑子里回响。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德贝郡和肯特郡、约克郡、诺森伯兰郡和兰开夏郡，最近几年的不眠之夜，当人们躺在床上回想，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听到了，这些惹人注意的时刻。慈悲之人草率地处决无情之人，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场面更富有人道，更温情脉脉的了。正是“温情”这个语词，我们珍藏于心，他们却永远无法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词意指什么。这一场面，如今正在世界各地上演。人们幻想和期待着复仇的英雄。他们已然遭到无情之人的恐吓，我，也许还有你，则祝福他们。

我将尽我所能，保护这些英雄。但是如果，在我提供庇护期

间，他告诉我他喜欢绘画，或者，假定这是一位妇人，她告诉我她素来往绘画，却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画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想，我会说：你看，只要你愿意的话，这是可以实现的，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达到你的目标，一种对你的同志们来说不那么突兀的方式，一种不太会引起困扰的方式。我无法告诉你艺术何为，或者艺术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我知道，很多时候，艺术审判那审判之人，为无辜之人申冤，向未来展示过去的苦难，因此它永远不会被人遗忘。我还知道，有权势者害怕艺术——只要做到这一点，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艺术——而且，在民众中间，这些艺术有时就像谣言和传奇那样发生作用，因为它赋予了生命之残酷以它自身所不能拥有的意义，正是这种意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因为它最终与正义密不可分。艺术，一旦具有此等功能，就成为那不可见者、不可约者、持久之物、勇气和荣誉的交汇之地。



弗雷迪·穆雷尔 (Fredi Murer) 电影《阿尔卑斯的激情》(*Höhenfeuer*) 的剧照

每当我们说再见

EV'RY TIME WE SAY GOODBYE

(为Tamara、Tilda和Derek J.而作)

电影发明于一百年前。在此期间，遍布世界的人们已经开始频繁地往来，其规模之大，是自最早的城镇建立、游牧民族成为定居人口以来所未有的。说到这个，人们可能会立刻想到旅游：包括商务旅行，因为世界市场依赖于产品与劳动力持续不断的交换。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旅行却是被迫进行的。有时是整个地区人口的迁移。有时是饥荒和战争引起的难民。移民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有时出于政治原因，有时出于经济原因，但都是为了生存。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被迫旅行的时代。我还要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消失的时代——一个人们常常无助地看着曾与自己亲近的人们消失在天边的时代。“每当我们说再见”——这是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给这个时代打上的永不磨灭的印记。或许我们不必感到惊讶，这个世纪特有的叙事艺术正是电影。

在帕多瓦，有一座建于1300年的小教堂，坐落在一个古罗马竞技场的遗址上。教堂原先毗连一座宫殿，现在，宫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宫殿常有的结局。教堂建好后，乔托（Giotto）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在教堂里绘制壁画。所有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画满了。这些壁画幸存了下来。它们讲述了基督的生平和最后审判的故事，呈现了天堂、人间和地狱。当你走进教堂，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壁画描绘的事件的层层包围之中。故事情节动人心魄，场景富于戏剧性（例如，犹太亲吻耶稣那一幕，描述了令人难忘的背叛的故事）。每一处的表情和姿势都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就像在默片中那样。乔托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也

是一个伟大的场景配置者 (*metteur en scène*¹)。这些一幕挨着一幕的场景，充满了取自日常生活的不加掩饰的素材细节。教堂虽然是七百年前设计修建的，但在我看来，却比二十世纪之前流传下来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像一部电影。人们称之为史格罗维尼 (Scrovegni)，这是以修建宫殿的家族的名字命名的。也许有朝一日，史格罗维尼会成为一部电影的名字也未可知。

然而，电影和绘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电影的影像是移动的，而绘画的影像却是静止的。这一区别改变了我们与我们观看影像的场所之间的关系。在史格罗维尼，你会有一种感觉，似乎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都被带到了这里，成为帕多瓦的教堂中永恒的存在。壁画引起了一种超凡的永恒的感觉，甚至那些明显遭到侵蚀的壁画也是如此。

绘画的影像把不在场的东西——那些发生在遥远异乡或漫长古代的事物——呈现出来。绘画的影像把它所描绘的东西传送到此处 (here) 和当前 (now)。它收集了世界，然后带回家。透纳 (Turner) 的海景似乎和上述说法矛盾。但是，即使在一幅透纳的绘画面前，观众依然会注意到涂抹在画布上的颜料——并且这种认识也的确是他兴奋之情的一部分。透纳和他的绘画在一阵狂风中隐现。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带回来大自然那令人生畏的画面。在一间挂着画的房间，无限和画布的表面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这就是我所说的，绘画收集了世界，然后带

1 法语：“电影导演”，本义为“场景配置者”。——译注

回家的意思。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绘画的影像是静止的、不变的。

设想一下，在史格罗维尼教堂装上一个电影银幕，并在银幕上放映一部电影。比如说，银幕上出现的是这样的场景：天使向牧羊人现身，宣告基督即将诞生于伯利恒。（传说乔托小时是个牧童。）在我们观看这部电影时，我们就会被带到教堂外面，来到一处夜晚的田野，牧羊人躺在草地上。因为画面是移动的，电影带着我们离开我们当前的所在，来到故事发生的现场。（“开拍！”导演轻声指示，或大声吼叫，以决定电影中的场景。）绘画把场景带回来。电影则把我们带往别处。

现在再来比较一下电影和戏剧（theatre）。两者都是戏剧艺术（dramatic arts）。不过，戏剧让演员们来到大众面前。在演出期间，每个夜晚他们都重复上演同一出戏。戏剧深处的本质，是仪式的回归感。

相反，电影却把每个观众单独带出戏院，引向未知的地方。同样的场面也许会拍上二十次，但在电影中使用的只能是其中的一次，它必须具有最令人信服的“初次”的画面和声音。

那么，这些“初次”发生在何方呢？当然不是在拍摄现场。在银幕上？灯光一旦亮起，银幕就不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空间。不是一堵墙壁，如同史格罗维尼教堂中的那样，而更像一片天空。一片装满了事件和人物的天空。若非电影的天空，电影明星还能从哪里来呢？